

海上宴

「燃犀奇谈」

著·迦楼罗火翼 插画·少华



上海动画大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海上宴

「燃犀奇谈」

著・迦楼罗火翼 插画・少华



上海动画大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燃犀奇谈：海上宴 / 迦楼罗火翼著；少华插画. —3版. —上海：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，2013.6

ISBN 978-7-5322-8376-7

I. ①燃… II. ①迦… ②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052600号

燃犀奇谈：海上宴 ◆ 迦楼罗火翼 著

插 画：少 华

装帧设计：书颜坊

出 品 人：乐 坚

责任编辑：施洁颖

美术编辑：宗 蕾

技术编辑：任继君

出版发行：上海动画大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

(上海市长乐路672弄33号D座5层)

邮 编：200040

印 刷：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87×1092 1/32

印 张：6.125

印 数：3300

版 次：2013年6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3年6月第1次

书 号：978-7-5322-8376-7

定 价：15.00元

序

今冬的初雪骤来骤去，一大早晴空万里，阳光从不可思议的倾斜角度射入室内，仿佛在地面镶了块金子似的，映在窗玻璃上的日影却苍白得有些不真实。时而阴云密布，天空暗如向晚夕暮，可不一会儿却又云开雾散，澄澈的晴光遍洒周遭。如是数度后，正午时分雪花陡然飘落，转瞬便如柳絮漫天，片刻后果日复朗照，却依然有零星细雪自顾自地飘舞。

没隔几天，早上一睁眼又看见乱雪飞扬，瓦楞上已经积了薄薄一层莹白，梅瓣大小的玉屑还在纷纷扬扬地飘落着，无风时姿态优雅得无以复加，风起时落拓招摇着潇洒不羁，时而会有一两点雪沫散进室内，好像迷路似的。这景象真是美得无法用语言来形容。

据说这是二十八年来最冷的冬天，雪也下得也频繁，可窗外的腊梅花却比往年更早地含葩吐蕾了。

愿也如这雪里暗香，《燃犀奇谈·海上宴》能与红炉暖

酒酺茶一道，在漫长寒夜与诸君相伴，常有清韵袅袅不绝，直至那永恒无尽的春天。

迦楼罗火翼 于壬辰年深冬

海上宴

燃犀奇谈

著·迦楼罗火翼 插画·少华



序

今冬的初雪骤来骤去，一大早晴空万里，阳光从不可思议的倾斜角度射入室内，仿佛在地面镶了块金子似的，映在窗玻璃上的日影却苍白得有些不真实。时而阴云密布，天空暗如向晚夕暮，可不一会儿却又云开雾散，澄澈的晴光遍洒周遭。如是数度后，正午时分雪花陡然飘落，转瞬便如柳絮漫天，片刻后果日复朗照，却依然有零星细雪自顾自地飘舞。

没隔几天，早上一睁眼又看见乱雪飞扬，瓦楞上已经积了薄薄一层莹白，梅瓣大小的玉屑还在纷纷扬扬地飘落着，无风时姿态优雅得无以复加，风起时落拓招摇着潇洒不羁，时而会有一两点雪沫散进室内，好像迷路似的。这景象真是美得无法用语言来形容。

据说这是二十八年来最冷的冬天，雪也下得也频繁，可窗外的腊梅花却比往年更早地含葩吐蕾了。

愿也如这雪里暗香，《燃犀奇谈·海上宴》能与红炉暖

酒酺茶一道，在漫长寒夜与诸君相伴，常有清韵袅袅不绝，直至那永恒无尽的春天。

迦楼罗火翼 于壬辰年深冬

炎榴幻

陈赍懒得管那些，自顾自撕开那凝结水汽的石榴表皮，因为藏得久了，石榴皮微微有些干涩皱缩，不过果肉倒还是晶莹欲滴，陈赍拈出一粒血红石榴籽放进嘴里，微带腥气的甘甜便在齿颊间弥漫开来……





“观主正在午寐，请三位郎子少待片刻。”髻龄女侍一边伶俐从容地应对衣着光鲜的访客们，一边吩咐着小丫鬟们送上生果茶汤，她以一种奇妙的轻盈步态穿梭在众人之间，无声无息地，宛如滑行一般。

咸宜观内苑的凉轩包围在初夏的浓荫里，因为多少已经有些热了，所以窗户全都打开，湘妃竹帘也高高卷起，室内通透敞亮，连蹁跹而过的风仿佛也浸透了绿意，轻摇着清爽的碧纱幔。那位女侍穿行其间，让陈韪没来由地联想到在荷叶水草间倏唼的一尾锦鱼。

陈韪生了一双微醺似的冷冷醉眼，漫不经心地瞅着女侍乌鸦鸦的双鬟，那颜色黑的沉厚，反倒衬得发髻下的笑脸苍

白得炫目。不过这女孩打扮却很是娇俏——素白凸纹绫窄袖短襦，随便搭着透明冰绡披帛，浓绿色的裙高高系在腰上，竟大胆地配了珊瑚红丝绦，差点就让人错看成屋外的那一树零星初开的石榴花。

就这样冷眼瞧着，陈赍随手拿起桌上琉璃盘里的鲜果，触手的冰冷让他吓了一跳，低头看却发现巧了，这一盘恰巧是湃在冰水里的石榴。

“哎呀！那可是观主的石榴！藏在冰窖里好不容易留到现在的！”绿裙女侍突然指着陈赍的手娇嗔道。

“难怪了，我说哪儿不对呢！花和果怎么可能并存呢……”陈赍不紧不慢的应了一句，仍旧执着那枚果子，朝那女侍懒散地微笑着，“你说是不是呢，鱼娘子。”

“你实在很没有眼色呢！”

“鱼娘子是观主先母的称呼，你看看这位姑娘才芳龄几何啊！”

“莫非你也想叫她一声娘亲？”

三位少年访客顿时哄笑着拿陈赍打趣，虽然言词不堪，陈赍也只是不以为然地眯起那双醉眼，一点辩驳的意思也没有。

可能因为娇羞的关系吧，听见陈赍的话，绿裙女侍的眼皮微微弹跳了一下，她低头瞥着这年轻人，轻咬嘴唇：“我

是观主的贴身丫鬟绿翘，去年刚到这儿的，这位是……”

“这是我们带来的乐师，初来乍到不懂规矩，绿翘姑娘叫他陈赍便是了。”少年们又七嘴八舌的嚷开了。

陈赍懒得管那些，自顾自撕开那凝结水汽的石榴表皮，因为藏得久了，石榴皮微微有些干涩皱缩，不过果肉倒还是晶莹欲滴，陈赍拈出一粒血红石榴籽放进嘴里，微带腥气的甘甜便在齿颊间弥漫开来……

“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！没听见我说那是观主的石榴吗？”绿翘抛下郎子们急匆匆地向陈赍走来，可刚走几步便顿住脚步，慢慢举起雪白的袖笼放在鼻端，流露出难以置信的复杂眼神：“陈郎子，这香气……”

“香气？是啊……这果子实在太香甜了，忍不住就……”陈赍垂下头微笑起来，“我听人说过——石榴散发着人肉的味道……”

“这可真是位行家。”低沉的女声带着深海潮汐般的节奏，在这一刻响起了。

仿佛绵延的烟涛突然间扑入这小轩，鼓荡起重重帘幕，一时间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。待那白波的幻觉散尽之后，霜柱似的女子身影摇曳着穿过低垂的幔幕。那女子衣着颇有古风，白裙外随便罩了件淡青色交领男衫，竟也有一种袅娜不胜之态；挂在腕上的麈尾表示出她清廉的修道人身份，可偏



偏又在襟袖间露出衬衣的一抹妖艳鲜红。

那也是石榴般的配色，但却是深夜月光照耀下，散发着腥甜浓郁香气的番石榴……

没有人知道那女子是什么时候进来的，因为从她的脚步到衣袂都轻得没有一丝声音。茂盛的绿叶像金碧之火在她身后静静燃烧，反而映得她的面目有几分模糊。虽然同样肤色白得耀眼，但这女子给人的感觉远没有绿翘鲜活，她只是一个美的印象而已，就像照在海面的月光，虽然波光粼粼美不胜收，却始终无法触摸。

那女道人不动声色地招了招手，绿翘连忙疾步走过去搀扶，女道人一把揽住对方盈盈一握的纤腰，仿佛灌注着强烈的恨意似的，死命地捏着……

看到这里众人也大体有了数——这美貌女道便是咸宜观主鱼玄机。她看起来比绿翘略长几岁，应当正值二十出头的盛年，可是举手投足间却有一种别样的老练韵味，恍若熟透果实颤巍巍的挂在枝头，危险而招摇。

这一主一仆轻飘飘地在室内滑行着，绿翘低眉敛首，鱼玄机却毫不顾忌地扫视着室内每个人的脸庞，这举动却完全不给人放肆的感觉，因为她的眼神中没有情焰，甚至没有一丝丝温度，那是浸透着凉意的烟视媚行。当女道人的目光掠

过贵公子们眼前时，一种波涛荡漾的沉醉感蓦地攫住了这些年轻人，与其说他们被那绝顶的美貌所俘获，还不如说那是圆熟的诱惑带来的酩酊。

陈赍却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低头专心致志地剥着石榴爬满皱纹的表皮。可拈在手里的血红果肉突然被一对晶亮的琉璃给摘去了，陈赍追随那荧光闪烁的薄片看去，才发现那是两枚蓄得长长的指甲，还绘着美丽的碧蓝海涛，迎光看去就像半透明的青鳞。

生着这指甲的手白腻而光滑，瓷器一样，指尖掐着石榴籽送入柔嫩的红唇中。陈赍有些困惑的注视着这一切——咸宜观主鱼玄机真如传说中那样高傲而古怪，她竟丢下尊贵的访客们，用这种方式来吸引一个微不足道的乐工的注意。

“别碰我的东西……”鱼玄机沙哑的语调里含着微妙的双关，她的手慢慢移到绿翘肩头，那绘着青海波的长指甲几乎要掐进那肌肤里，“别碰我的东西，贪心的家伙……”

比起鱼玄机冷艳的美色，陈赍更在意绿翘那微微痉挛的眉头，他不经意地坐直身体，洁白的盘领长袍发出了轻微的悉娑声。

鱼玄机的脸色陡然变了：“这香气……”她自言自语地说着，劈手就去拉对方领口。